

語言變異與語言傳承：量詞“間”的產生及其泛化與窄化

秦若曦

海南師範大學

提要

漢語量詞“間”在澳門及香港地區具有更強的搭配能力和更廣的適用範圍，不僅可以計量單間建築物，還可以指稱整體性的建築體或抽象的機構組織，與現代通用中文差異較大。文章採用語料庫數據驅動的方法，對“間”量詞用法的產生及其演化的路徑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間”的量詞用法約在魏晉時期出現，於早期現代漢語時期發生了語義泛化，港澳地區的“間”在泛化後趨於穩定，而內地通用中文的“間”則在泛化後又窄化，搭配力縮減。

關鍵詞

漢語量詞，“間”，語義演變，語義泛化，語料庫研究

1. 引言

William Labov (1963, 2006) 分別對美國麻薩諸塞州馬撒葡萄園島 (Martha's Vineyard) 雙元音的集中化 (centralization) 以及紐約市不同百貨公司員工 /r/ 音的發音進行了調查, 發現語言的變異和變化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不僅與說話者的年齡、性別、族裔、教育程度等相關, 更是植根於社群的社會結構、經濟狀況、群體認同和人際互動之中。語言由於地域差異、人口變遷、時間變化、政治、經濟、教育、性別、年齡等各種因素的影響而出現的語言形式上的變化, 均可稱為“語言變異”(祝曉瑾 1992)。理解語言變異, 重點在於描述一個言語社區所使用的語言如何有序分化 (orderly differentiation, Weinreich et al. 1968: 101), 語言變化的本質是社會性的, 而非個體或抽象系統的行為 (Labov 2001)。社會因素為語言發展提供動因, 而語言結構在此推動下依照其結構特徵而發生改變 (陳松岑 1999: 12)。

語言傳承 (language transmission) 指的是語言從一代傳遞到下一代的過程。這種傳遞不僅僅是語詞和語法規則的繼承, 還包括相關的文化價值觀、社會規範以及使用這些語言時所遵循的社會習俗。在實際運用及長期發展過程中, 語言既是傳承的產物, 也是變異的結果: 語言的傳承為變異提供了基礎, 而變異又推動了語言的進化, 使其能夠適應新的社會需求。

漢語是典型的量詞性語言 (classifier language), 漢語中的量詞, 也稱為計量詞, 是指用來量化人、事物或抽象概念的數量的一類詞, 通常放在數詞之後, 名詞之前, 用來表示數量的大小或特定的計量單位。朱德熙 (1982: 49) 提出, “名詞和跟它相配的個體量詞之間有的時候在意義上有某種聯繫, 一般來說, 什麼名詞用什麼量詞是約定俗成的”。李先銀 (2002)、石毓智 (2001) 通過對個體量詞的進一步研究發現, 漢語量詞的類別和數目的設立不是隨意的, 而是“深刻反映了在漢民族認知視點關照下漢語的類型對物體的范疇化作用” (李先銀 2002: 66), 個體量詞的選擇更是體現了“人類對離散物體形狀的認知歸類和處理” (石毓智 2001: 34)。

田小琳 (2021: 70) 指出, 港式中文中量詞“間”與名詞的組合能力非常強, 一定程度上與通用中文的量詞“個”相當, 屬於“泛化量詞”, 諸如“學校 (大、中、小)”“工廠”“公司”“診所”“醫院”“餐館”“大排檔”“商店”“超市”“銀行”“郵局”“酒吧”“教堂”“賭場”“大使館”“旅行社”“養老院”之類的名詞, 都能與“間”搭配, 涵蓋面極廣。在澳門地區, 量詞“間”亦有相似的用法。然而, 《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 2016: 632) 中將量詞“間”定義為“房屋的最小單位”, 舉例“一間臥室”“三間門面”等, 現代通用中文也鮮有以“間”稱說“學校”“企業”“工廠”等名詞的用例, 而是多用於計量具有單體性質的各類房屋。

有見及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幾個研究問題：“間”的量詞用法是如何產生的？又以何種路徑而發展出不同的使用面貌？其產生變異的動因是什麼？

基於以上研究問題，本研究採取斷代與隨機抽樣相結合的方法，對 1850 至 2022 年間刊登在不同時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¹ 上的政府公文進行搜集及轉錄（見表 1），通過分詞工具（HanLP）對語料進行切分及校對，建立百餘萬字的本地語料庫；同時檢索香港特區政府發佈的新聞公報中“間”的用例，繼而使用語料庫工具（AntConc 4.0）對量詞“間”的使用頻次及使用分佈進行分析。通過對量詞“間”的使用進行歷時和共時層面的梳理，探討“間”量詞用法的產生及其在港澳地區和內地不同的演化路徑。

表 1 澳門公文語料來源

時間	資料名稱	字符數	形符 (Tokens)
1850–1943 年	澳門憲報	211,858	125,831
1944–1999 年	澳門政府公報	254,083	132,049
2000–2022 年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1,204,063	620,894
總計		1,670,004	878,774

資料來源：作者統計

2. 量詞“間”的產生及演化

2.1. 名詞“間”的語義演變

“間”本為名詞，其分化出量詞的用法，有一個過程。“間”本寫作“閒”（“間”是後起字，古代文獻中“間”“閒”存在交集，因此除了舉例保留原文的“閒”外，本文全作“間”），《說文解字·門部》：“閒，隙也。從門從月。”徐鍇注曰：“夫門夜閉，閉而見月光，是有間隙也。古閑切。”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閒，隙也。隙者，壁際也。引申之，凡有兩邊有中者皆謂之隙，隙謂之閒。閒者，門開則中為際，凡罅縫皆曰閒。”《廣韻·山部》：“隙也；近也；又中閒”。因此，“間”的本義為門縫，後引申為“縫隙”“空隙”。例如：

¹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公佈法律、行政法規、決議、行政命令、批示、公告、通知與聲明的正式刊物，其前身為《澳門憲報》《澳門地攤憲報》及《澳門政府公報》。

- (1)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者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莊子·養生主》）
- (2)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闖其夫。（《史記·管晏列傳》）

“節者有間”指的便是牛骨節中的空隙。“門間”即為門縫。由“間”的“縫隙”之義，又引申出空間義、時間義、關係義、抽象義以及“間”的動詞用法，例如：

- (3) 又設重矩於上，其間相去四尺。（《海島算經》）
- (4) 比犧尊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莊子·天地》）
- (5) 人有虛實，五虛勿近，五實勿遠，至其當發，間不容瞬。（《素問·寶命全形論篇·第二十五》）
- (6) 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故曰：“禮薄也。”（《韓非子·解老》）
- (7) 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
- (8) 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眾。（《春秋左傳·昭公·十三年》）
- (9) 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史記·陳丞相世家》）

“其間”指二者之間的距離；“美惡有間”指美與惡相距甚遠，為實際距離引申而出的“差距”之義。“間不容瞬”謂之眨眼的時間都沒有，“間”指時間。“之間”則指代人與人、物與物或事與事的相互關係。

例（7）中“楚有六間”的“間”為“空隙”的抽象義，指破綻、漏洞，可以趁虛而入的空子。“諸侯有間”中的“間”則表示“嫌隙”；由“嫌隙”義又引申出“離間”之義的動詞用法，如例（9）中的“間其君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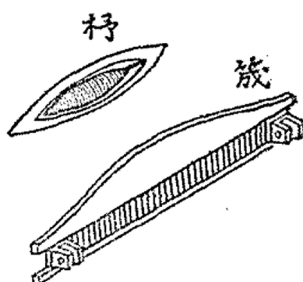
隨著“間”抽象義的進一步發展，詞義更加虛化，由普通名詞向方位詞演化。張誼生（2007）提出，“間”由普通名詞向方位名詞演變，主要是由於“參照物定語＋方位中心語”（如“山間”“門間”等）表達式的經常化以及“X＋間”表方位的格式的固定化。在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²中對“間”進行檢索，共有848個用例，其中78.54%用作方位詞，數量上佔有絕對優勢。上古漢語時期，雖有一些數詞和“間”共現的用例，但無一是量詞用法，例如：

² 台灣“中央研究院”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https://lingcorpus.iis.sinica.edu.tw/>。

- (10) 曰：“昔乎，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揚子法言·問神卷第五》）
- (11) 夫陣不諱忌，一間也；夫南夷與楚來而不與陣，二間也；夫楚與鄭陣而不與整，三間也；且其士卒在陣而嘩，四間也；夫眾聞嘩必懼，五間也。（《國語·晉語六》）
- (12) 太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強痛，或眩冒，時如結胸，心下痞硬者，當刺大椎第一間，肺俞、肝俞，慎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傷寒論·辨太陽脈證并治下》）
- (13) 令辟經絲貫杼中，一間并，一間疏，疏者零零然，并者歷辟而密也。（《釋名·釋彩帛第十四》）
- (14) 渡溝塹，飛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著轉關轆轤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六韜·虎韜·軍用》）

例（10）中的“間”指很小的間隔，“未達一間”意為“相差微幾”，極言其近（徐復等編 2007: 1529）。例（11），韋昭《國語注》曰：“間，隙也”，結合語境，此處的“間”應為“時機”“可乘的機會”之義。“大椎第一間”，指的是人體第七頸椎與第一胸椎脊棘突之間的空隙。例（13）中的“零辟”指的是古時織絲機上的一種工具，也就是“箝”（也稱“箴”或“箴”），多為竹製，見圖1。經絲從當中穿過，可以把緯絲打緊並推到織口，這便是古人紡織技術中的“打緯”技術。《釋名疏證補》中注釋曰：“‘一間并’猶言一格合併，‘一間疏’猶言一格稀疏”（劉熙撰、畢沅疏注、王先謙補 2008: 152）。因此，此處的“間”亦不是量詞，而是名詞，指“零辟”上被竹齒隔開的一小格，本質上還是“間”的空間內涵。

圖1 織機上的“杼”和“箴”



資料來源：古代中國の機織技術（太田英藏 1951: 781）

例（14）存有爭議，《漢語量詞大詞典》（劉子平編 2013: 103）中將此處的“間”視為量詞，認為其和“座”相同，用以計量橋樑。然而，對歷史語境進行求證發現，

此處的“間”不應為量詞“座”之義。“飛橋”是古人攻城作戰用的器械，又稱作“壕橋”，有單體飛橋和折疊橋兩種，《武經總要》所收錄的示意圖如圖 2 至 4 所示。

圖 2 壕橋其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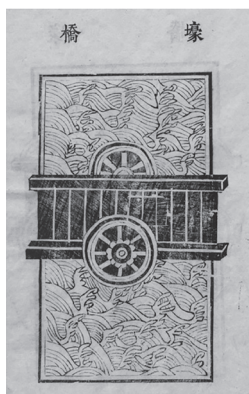


圖 3 壕橋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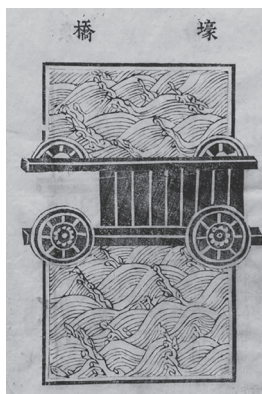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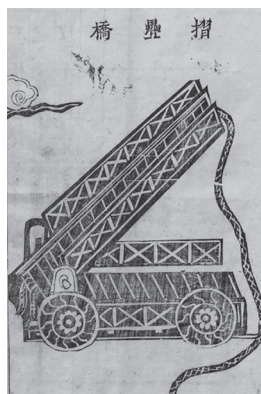


圖 4 折疊橋



資料來源：《武經總要》前集·卷十·攻城法

“轉關”是以轉動控制開合的機軸，可以用來連結橋面；“轆轤”指機械上的絞盤，可以控制延伸橋面的角度；“環利通索”即為連環鐵索。由此，士兵在攻城作戰時便可以根據溝塹的寬度和攻城的人數來選擇使用單體的飛橋，還是將幾個飛橋連結起來，以供大部隊通行，圖 5 及圖 6 為古代士兵推壕橋攻城的想象圖。按照《六韜》中的記錄，“著轉關轆轤八具”，即最多可將八架壕橋並列，總寬可達 12 丈。

圖 5 壕橋作戰想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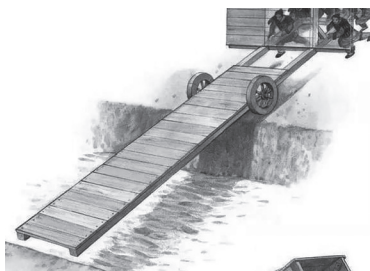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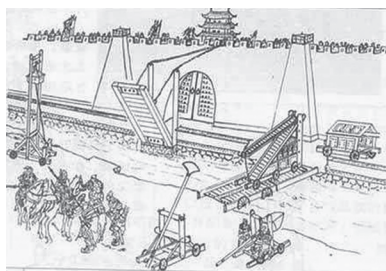


圖 6 壕橋作戰想象圖



資料來源：古代戰爭中的攻城利器（火牛奴奴 2018）

因此，“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中的“間”不是量詞“座”，應是名詞，由“間”的空間義引申而出，可視為“橋面”之義，即“每一橋面寬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秦漢時期“間”的量詞用法並未出現，主要是方位詞、名詞和動詞的用法。

2.2. “間”空間義的演化與量詞用法的出現

“間”的空間義應用在建築上，是從北魏時期開始的。早在殷商時期，古人就已使用立柱構架房屋的內部空間，但由於柱子的縱橫排列不甚整齊，這時的建築規模不能以“間”“椽”記述，如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建築上的“間”意義尚未形成；單體建築立柱規整排列，是從洛陽永寧寺塔開始的（陳明達 1990: 38；李劍平編 2011: 4）。《洛陽伽藍記·卷第一》載：“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窗”，考古人員對永寧塔遺址進行發掘和復原後，認為永寧塔每面九間，每間立柱縱橫規整地排列。

“間”作為量詞使用，約自魏晉南北朝開始出現，由“間”的空間義進一步虛化而得。通過對“間”用例的查詢，發現“間”自演化出量詞用法之後，同時有兩條不同的發展路線，其一包含著“寬度”的概念，與建築物的深度相對應；其二則和現代漢語中的量詞“間”相似，用以對房屋進行計數。

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築中，多以“間”和“架”記述，“間”指開間數，房屋正面兩根立柱的距離為一間，用以衡量建築物的橫向寬度；兩檁為一架，《集韻》卷六載：“檁，屋上橫木”，據張十慶（2009）推測，唐、明、清時期的“架”為“檁（椽）架”，而北宋、遼時期則為“椽架”。“架”指的是房屋縱向的深度，“間”與“架”相互對應。例如：

- (15) 有降靈壇、養靈池、分光殿五間、奔雷室七間、望蟾閣十二丈，上有金鏡，廣四尺。（《洞冥記·卷一》）
- (16) 殿閣，若三間八椽或五間六椽，正脊高三十一層，垂脊低正脊兩層，并線道瓦在內；堂屋，若三間八椽或五間六椽，正脊高二十一層。（《營造法式·卷十三》）
- (17) 於觀文殿前為書室十四間，窗戶床褥廚幔，鹹極珍麗，每三間開方戶，垂錦幔，上有二飛仙，戶外地中施機發。（《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二·隋紀六》）
- (18) 明堂，想只是一箇三間九架屋子。（《朱子語類·卷八十七·禮四》）
- (19) 大門三間七架，門東廊六間五架，門西廊十間五架，右文殿門三間七架，東西偏門各一間，夾屋各四間，皆五架。（《南宋館閣錄·卷二》）

以上例句中的“間”，均是對建築物正面寬度的指稱，然而，雖表示建築物的寬度，卻不涉及具體的數值，僅是和“架”相對應的一個比例概念。同一時期，“間”還可以計量單體房屋的數量，例如：

- (20) 廟屋三間，夫子在西間，東向；顏母在中間，南面；夫人隔東一間，東向。（《水經註·卷二十五·泗水》）
- (21)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世說新語·中之下·賞譽第八》）
- (22) 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瑣綺疏，難得而言。（《洛陽伽藍記·卷第一》）
- (23)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 (24) 恰似一間屋，魯只如舊弊之屋，其規模只在；齊則已經拆壞了。（《朱子語類·卷三十三·論語十五》）

2.3. 量詞“間”的廣泛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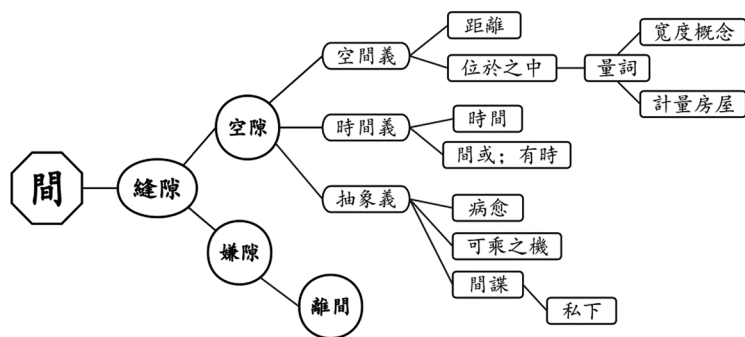
明代以前，“間”作為量詞的用例非常有限，至明代，“間”才廣泛作為量詞使用，且多稱說各類單體建築物名詞，見以下例句：

- (25) 且說鄭屠開著兩間門面，兩副肉案，懸掛著三五片豬肉。（《水滸傳》第三回）
- (26) 點上一把火，把幾間房宇，燒燬罄盡。（《西遊記》第五十五回）
- (27) 又在那屋後邊蓋了小小的一間廚房；糊了頂格，前後安了精致明窗；北牆下磨磚合縫，打了個隔牆叨火的煖炕。（《醒世姻緣》第十四回）
- (28) 主意已定，把這兩間破房子鎖了，交與鄰居看守。（《儒林外史》第二十三回）
- (29) 住著一明兩暗三間房，一間床房，一間炕房。（《金瓶梅》第五十八回）
- (30) 下車進門，從市房穿進一層，有三間廂房兒，糊的雪洞一般，正面伏侍著增福財神，抽斗桌上放著一架天平，算盤兒壓幾本賬目。（《岐路燈》第三回）

基於對“間”的歷時梳理，本研究認為量詞“間”的用法產生於魏晉時期，是由“間”的空間義虛化而演化出來的。量詞用法產生之初，“間”有兩種內涵，其一是與建築物的進深相對應的寬度概念，不涉及具體的數值，如“三間五架”；其二則是用於計量房屋的具體數量。

綜上所述，“間”的語義演變路徑大致如圖 7 所示：

圖 7 “間”的語義演變路徑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3. 量詞“間”的泛化與窄化

3.1. 量詞“間”在澳門及香港地區的泛化

《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和《漢語量詞大詞典》對量詞“間”的定義為“房屋的最小單位”，如“一間臥室”“三間門面”“幾間廂房”“書房兩間”“一間廚房”“三間庫房”等。《漢語量詞大詞典》（劉子平編 2013: 103）還指出，“間”在粵港台表示“房屋的最大單位，亦用於企事業單位”，如“一間大樓”“三間工廠”“幾間公司”“一間學校”等。從台灣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³《台灣時報》及《自由時報》的檢索結果來看，台灣地區量詞“間”常常搭配“客房”“套房”“寢室”“屋子”“雜貨店”“廁所”“酒吧”“教室”“房子”“公寓”等具有單體性質的名詞；但也出現了“間”指稱“銀行”“公司”的用例，如“多間銀行”“這間公司”等，亦偶見“間”計量“醫院”“機構”“工廠”等名詞。

通過對語料進行觀察發現，在澳門及香港地區，量詞“間”具有超強的搭配能力，除了可以稱說“房屋”“屋”等具有單體性質的建築物以外，也可以計量“工廠”“醫院”“養殖場”“公司”“會計師樓”“銀行”“中心”“機構”等具有單位性質的建築體，還可以與“處所”“場所”等較為廣義的名詞進行搭配，例如：

- (31) 獨立投標的企業或以集團形式投標的企業最低限度其中一間企業，必須符合澳門現行法例的規定。（1992年12月21日第51期《澳門政府公報》）

³ <https://asbc.iis.sinica.edu.tw/>。

- (32) 另一方面，九六年開始委任一間國際知名的會計師樓對本機構作外部稽核的工作。（1997年4月16日第16期第二組《澳門政府公報》）
- (33) 經廉署調查後，發現該批海產不具備必需的入口文件，尤其是沒有來源地衛生檢疫證明和本澳的入口准照，於是有關機構便將該批海產沒收，並隨後將之分別贈送給三間社會福利機構。（2002年7月10日第28期第二組《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 (34) “公署”在調查本澳一間酒店涉嫌串謀勞務公司索取外地僱員回扣的案件時發現，該酒店曾多次向人力資源辦公室申請輸入服務員或侍應等薪酬較低的工種，但未獲全數批出外勞配額。（2014年12月3日第49期第二組《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 (35) 該名警司聯同三名人士在為一間醫療中心向衛生局申請牌照續期時，提交載有不實內容的“聘書”、“工作人員名單”及“醫生診症時間表”等申請文件。（2020年5月20日第21期第二組《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 (36)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陳鎮源今日（二月二日）表示，由於發現本地一間農場約有一萬隻雞死亡，當局決定將該農場的所有雞隻銷毀。（2002年2月2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
- (37) 年齡介乎二十一至二十四歲的三男兩女今日凌晨一時在旺角道的一間娛樂場所內被捕。（2003年3月22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
- (38) 民政事務總署現已在各區開放共二十一間臨時庇護站，於熱帶氣旋襲港期間，供有需要的市民暫住。（2008年8月6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
- (39) 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環署）轄下的私營骨灰安置所事務辦事處（骨灰所辦）今日（十二月十一日）下午於紅磡偵破一間懷疑非法營運的私營骨灰安置所。（2018年12月1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
- (40) 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環署）今日（四月六日）公布有關今年一月三日晚上有人於灣仔一間餐飲處所的宴會活動中懷疑違反法例的調查結果。（2022年4月6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

通用中文中，稱說“學校”一類的名詞多用“所”；而“公司”“銀行”“酒店”等商業場所則多用“家”稱量；“機構”可以用“家”來稱量，也可以與泛化量詞“個”進行搭配；“工廠”“農場”等生產單位，多用“座”來計量；這些名詞均不能和“間”搭配。由此可見，“間”在內地和在港澳地區的搭配能力有所不同。

通用中文量詞“間”的搭配能力比較有限，主要對“房子”“屋子”等名詞進行計數，和其他具有“單位、機構”性質的名詞搭配則會被視為搭配不當。例如，《當代漢語實用詞典》（安汝磐等編 1993: 469）中將“這是一間實行教師聘任制的學校”和“目前此地僅有一間用交談形式學習普通話的場所”視為“濫用量詞”。《語言文

字規範十五講》（張文忠、夏軍編 2019: 139）指出“這次圖書博覽會吸引了來自海內外的 600 多間出版社”中量詞“間”修飾“出版社”是使用不當，應該使用“家”。然而，港澳地區的“間”具有超強的搭配能力，不僅能計量單間的房屋，還能與具有“機構”或“單位”性質的房屋集合體進行搭配。通過表 2 可以更加直觀地看到各地稱說不同種類的建築物名詞時，在量詞選擇方面的差異：

表 2 港澳地區、內地（大陸）及台灣地區量詞選擇的差異

名詞		量詞使用		
		港澳地區	內地（大陸）	台灣地區
房屋類（房、房子、房屋、客房、廚房、宿舍等）		間	間	間
學校類	托兒所、幼兒園 / 幼稚園	間	所、家	家、個
	小學、中學、大學等	間	所	所
商業類（公司、銀行、企業、集團、服務商、供應商、零售商、批發商、餐廳、酒店 / 賓館、酒吧等）		間	家、個	家、間
機構類（福利機構、慈善機構、傳媒機構、救援機構）		間	家、個	家、間
生產製造類（工廠、農場、工場、製造廠、養殖場等）		間	座、家、個	個、家
中心類（醫療中心、治療中心、救助中心、物流中心、健身中心）		間	個、家	個、家
公共服務類（醫院、救護站、庇護站、安老院、博物館、體育館、電視台）		間	座、家、所、個	家、座、所、個
場所 / 處所類（色情場所、娛樂場所、餐飲處所）		間	處、個	家、處、個

資料來源：作者統計

劉大為（1997: 33）指出，所謂語義泛化，“指的是詞語在保持越來越少的原有語義特徵的情況下不斷產生新的使用方式將越來越多的對象納入自己的指謂範圍”。因此，本研究認為量詞“間”在澳門及香港地區的超強搭配能力是語義泛化的結果。語義泛化有多種途徑，而“間”的泛化則是由於其長期使用過程中多次的引申和抽象。

那麼，“間”在產生量詞用法之後，又是何時、以何種方式在不同地區演化出不同的使用面貌？

3.2. 量詞“間”搭配詞的多維差異

“數據驅動的方法（data-driven study）”是語料庫語言學研究的典型方法之一，操作時先從語料庫中將節點詞的所有搭配詞提取出來，然後用統計量測量搭配詞與節點詞共現的顯著程度，找出典型搭配（衛乃興 2002）。

對量詞“間”的搭配詞進行跨時間、跨地域的分析，可以更加深刻地了解量詞“間”不同的演變過程。首先以《永樂大典戲文三種》《西遊記》《水滸傳》《紅樓夢》《儒林外史》《醒世姻緣》《歧路燈》為語料，對近代漢語中的量詞“間”進行檢索，再對其所計量的右側搭配詞進行統計，結果發現量詞“間”共出現了 329 次，具體的搭配情況如表 3 所示。

表 3 近代漢語量詞“間”的搭配詞

出現頻次	搭配詞（頻次）
30 次以上	房（51），房子（43），屋（31）
10-30 次	草房（15），房屋（12），門面（12），草屋（11）
5-10 次	樓（6），敞廳（5），大廳（5），廳（5）
4 次	抱廈，空房，樓屋，屋子
3 次	廚房，大殿，耳房，房舍，閣，客廳，茅屋，棚，上房，書房，臥房，小屋，正房
2 次	禪堂，河房，花廳，靜室，空屋，馬棚，門樓，密屋，廳房，土地廟兒，廂房，正殿
1 次	板屋，別墅，倉房，草房兒，草廳，草廳兒，草瓦房，敞榭，祠堂，倒坐兒，店，店屋，殿，殿宇，房兒，房宇，過道，河廳，祭棚，金庫，淨房，淨屋子，靜房，客房，客舍，客座，空房子，牢，茅草房，茅草屋，茅廬，茅舍，祕室，廟，廟宇，內房，陪房，陪廳，配殿，配房，披廈，鋪面，清廈，堂屋，亭子，退步，瓦房，屋兒，屋宇，下房，廂房兒，新房，雪洞，銀庫

資料來源：作者統計

由上表中的搭配詞可以看出，近代漢語中，表計數的量詞“間”主要和具有單體性質的建築物進行搭配，面積較小的有“房 / 房子”“屋 / 房屋”“室”“門面”等，規模較大的有“堂”“廳 / 敞廳 / 大廳”“廟”“殿”等。

隨著社會和語言的發展，至現代漢語時期，量詞“間”的搭配能力有所減弱。首先是隨著木結構的建築退出歷史舞台，不再以“間”和“椽”來計量房屋的寬度和進深，“幾間幾架”的表述方式遂逐漸消隱，僅在建築史領域有所使用。其次，現代通用中文中用以稱量建築物類名詞的量詞更加豐富，因此鮮少使用“間”對“廟宇”、“殿堂”等規模較大的建築物進行計數，而多用“座”，例如：

- (41) 這是一座文藝復興式的三層殿宇，一扇扇窗戶上鑲著荷馬、索福克斯、莎士比亞、哥德、拜倫、雨果、德拉維尼等的側面像，皆為該樓主推崇的世界大文豪。（1999年7月28日《人民日報》，源自BCC語料庫）
- (42) 修成一條盤山公路，栽植上幾十萬棵樹，又籌資建起一座面朝觀音山的小廟。（2016年12月21日《人民日報》，源自BCC語料庫）

繼而與不同時期澳門中文公文中量詞“間”的用例進行對比，1850至2022年“間”的搭配詞如表4所示：

表4 不同時期澳門公文中量詞“間”的搭配詞

時間	頻次	搭配詞
1850–1943 年	44	房，屋，房屋，屋業，屋宇，屋舍，鋪，鋪戶，爆竹廠，煙館，會館，番攤館，葵寮，義學，亭，書館，
1944–1999 年	13	公司，企業，屋宇，房屋，銀行，貯物室，會計師樓，按摩中心
2000–2022 年	85	學校，小學，中學，大專院校，公司，酒店，商戶，商場，供應商，社會服務機構，報館，幼稚園，教育中心，銀行，化驗所，商號，衛生中心，製衣廠，診所，賭廳，辦公室，醫療中心，餐廳

資料來源：作者統計

由表中所列舉的搭配詞可以看出，1850至1943年“間”就和“爆竹廠”“義學”等進行了搭配，此外“房”“屋”“屋宇”等具有單體性質的建築物則與內地大致相同。

這一時期，“間”和工廠、學校等不具有“單體”性質的詞語搭配，是否僅出現在澳門地區？對中國近代報刊進行檢索，發現1930、1940年代的《申報》《新上海》等報紙及刊物，也出現了“一間工廠”“一間學校”“一間公司”的用例，更是在1880年代的《申報》中發現了“一間銀行”的表述。見以下例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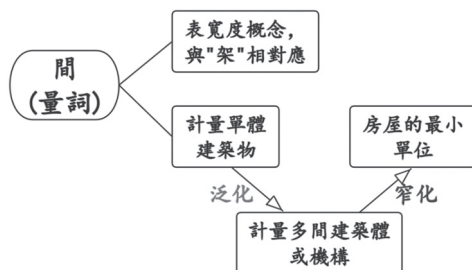
- (43) 大凡兒童時代的教施，最為重要，因為一個人的品行好劣，全在童年時代的薰染，家長教施適當，才有好子弟，教施不適當，就造成了劣子弟，好像一間工廠，有了好機器，才有好的出品啊！（《申報》1932年8月28日第21334號）
- (44) 草棚的後面不遠便有一間工廠，平日那工廠裏的吒喳吒喳的汽鍋聲音，總像是鬼叫般地，時刻都吹到草棚裏，但這時卻什麼也沒有了……（《新上海》1933–1935 第三期）

- (45) 投考一間學校失敗，尚有第二間可試，為了這一點小事情而不惜犧牲性命，未免太過無謂了。（《玲瓏》1934年2月28日第四卷第七期）
- (46) 東山本是荒涼的高崗，在二十年前，中間一片地為浸信教會所收買，辦了二間男中，一間女中，一間小學，一間神道學校，後來還建築了一所教堂。（《生活週刊》1930年8月10日第五卷第三十五期）
- (47) 議在省城內開設中國銀行一間，稟懇督撫大憲奏請上諭，准予本會商銀行備具銀票、錢票，呈請藩憲加蓋印信給回銀行使用。（《申報》1886年12月10日第4906號）
- (48) 例如一間銀行，吸收了貧民的金錢，積聚幾千萬，而運用這資金的人卻不是貧民，貧民所得的是一些渺小的利子。（《申報》1934年2月19日第21852號）
- (49) 例如，由一間公司利用馬車夫為宣傳員。（《人間世》1935年五月二十日第二十八期）
- (50) ……告訴他：今天得着友人的介紹，在一間公司裏當一名總祕書，每月行將收入四十萬元，可以把他遷到較安靜的地方去修養。（《永安月刊》1946年第九十期）

最後，在 BCC 語料庫中對 1950 至 2015 年報刊語言中的量詞“間”進行檢索，結果發現與之進行搭配的主要是房子、屋子、教室、辦公室、會議室、地下室、病房、庫房、平房、牢房、庫房、宿舍等，均具有“單間”的性質。偶見有“一間鐘表廠”“一間公司”“一間學校”的用法，但僅是個例，且多為對港澳地區新聞的轉載。

漢語量詞的使用隨時間發展而變化，又因地域差異而有所不同（石毓智 2010: 399）。量詞“間”在時空上和地域上的差異，正是印證了這一觀點。根據前文對量詞“間”的搭配詞進行歷時以及跨地域的梳理，推斷港澳地區粵方言和通用中文對古漢語中量詞“間”的繼承和發展是不同的路徑。內地“間”的使用有一個先泛化後窄化的過程；而澳門及香港地區“間”的使用則在泛化後趨於穩定。量詞“間”的演化路徑見圖 8。

圖 8 量詞“間”的演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在分別經歷了“泛化”和“窄化”的過程後，“間”的語義屬性則必然不同，具體如下：

泛化後“間”的語義屬性：[+建築物][+單間][+多間][+整體性][+機構性]

窄化後“間”的語義屬性：[+建築物][+單間]

因此，“間”的搭配能力也發生了變化，泛化後的“間”，適用範圍廣、搭配能力強，不僅可以用來指稱單間建築物（如“一間客房”），還可以擴展到計量整體性的建築（如“一間學校”），甚至是抽象的機構（如“一間企業”）或場所（如“一間娛樂場所”）。而窄化後的量詞“間”，語義屬性回歸到了更加具體和有限的範圍，即主要用來指稱實際存在的、物理意義上的房間或單個空間單元，而不再適用於稱量大型的整體建築或是抽象的機構組織。這種轉變使得“間”的語義屬性更加明確，但也限制了它的搭配範圍。例如，在現代通用中文中，“一間教室”“一間辦公室”等是常見的搭配，但“一間企業”“一間農場”等則不再符合標準中文的表述習慣。

量詞“間”語義屬性的演變，反映了語言隨社會發展而變化的趨勢。無論是泛化還是窄化，都是語言發展的一部分，體現了語言內部的邏輯自洽性和外部的社會文化影響之間的互動關係。

4. 量詞“間”泛化的動因

4.1. 早期現代漢語的傳承

邵敬敏（2021: 4）提出，20世紀至今，現代漢語經歷了三次巨大的變革，其一為1919年的新文化運動，其二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其三為1978年的改革開放；這些變革“極大地推動了現代漢語的發展和變化”。五四運動在中國現代史上的影響無遠弗屆，但新文化層面的“五四”在香港擴散是延緩和有限的。歸其原因，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其一是港英政府的管控與政策，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政治氣氛受限且注重維持與日本的同盟關係，使得愛國示威受到抑制；其二是香港特殊的社會結構，香港當時是一個高度流動的移民社會，許多華人視香港為暫時避難所，內地政局稍穩即會北返，普遍缺乏“香港人”的地方身份認同；其三是文化保守，香港社會文化氛圍較為保守，尊孔崇聖的傳統思想根深蒂固，對新文化運動的白話文、民主、科學等理念接受度低；其四是當時香港學界對五四運動在文化革新、文學革命、思想解放乃至社會改造等諸多層面的內涵知之極少（陳學然 2012, 2014）。澳門地區則與香港類似，五四運動爆發後，當時澳門處於澳葡政府的管治之下，未形成統一的全澳性青年學生組織（歐陽偉然 2024）。

早期現代漢語時期，正是漢語從文言向白話過渡的重要階段，在這一過程中，語言中的諸多用法尚未完全固定下來，在詞彙搭配等方面具有較大的彈性。因此，在這一時期的報刊和文學作品中可以看到“一間銀行”“一間學校”等的搭配。而港澳地區正是由於受五四運動的影響不深，亦未經歷過其他類似的語言文字改革，因此在書面語當中保留了更多地對於早期現代漢語的傳承。

4.2. 概念域中其他量詞的影響

名詞和量詞之間的搭配組合並不是隨意的，而是具有很強的雙向選擇關係，且受到“語法、語義、語音、語用等因素的影響”，一個量詞和一個名詞構成組合時，應保持語義上的一致（陳小明 2010: 76–77）。在長期的語言發展過程中，名量的搭配形式便逐漸穩固下來。然而，量詞的使用又受地域差異、方言接觸以及說話人表達需求的影響，繼而產生差異。

Lyons (1981) 認為，“一個時代的一個詞彙場 (lexical field) 之所以能和另一個時代的詞彙場進行比較，是因為它們覆蓋著同一個概念場 (conceptual field)”（轉引自蔣紹愚 2006: 93）；蔣紹愚 (2006: 93) 進一步提出，“處於同一個概念域中的成員是互相關聯的，概念域也是互相關聯的”。那麼，“間”“所”“家”這幾個用於計量建築物的量詞亦是互相關聯的。

粵方言在澳門及香港地區均為強勢方言，進入書面語無可避免。粵方言的量詞“間”有“家”和“所”的涵義（張勵妍等編 2018: 198），因此在計量各種建築物及各類場所時多使用“間”來計量，而不用“家”“所”。對不同時期澳門中文公文中量詞“間”“所”及“家”的使用頻次進行統計，並計算其相對頻率（即 RF 值，Relative frequency，也稱為標準化頻率，計算方式為檢索詞的絕對頻數除以語料庫的總詞數，再乘以標準化基數，本研究的基數為 1,000,000），⁴ 所得數據如表 5 所示：

表 5 澳門公文中“間、所、家”的使用對比⁵

時間	間		所		家	
	頻次	RF	頻次	RF	頻次	RF
1850–1943 年	44	0.035%	6	0.005%	0	0.000%

⁴ 在語料庫研究中，標準化基數 (Normalization Base) 通常為 1,000,000 (每百萬詞)、1,000 (每千詞)，最常用的是每百萬詞，加之本研究建立的語料庫庫容為 167 餘萬字，因此以 1,000,000 為基數。

⁵ 為便於更加直觀地觀察數據，此處將 RF 值轉換為百分比形式，如 1850 年至 1943 年“間”的 RF 值為 0.035%，即代表每一百字中量詞“間”出現 0.035 次。

1944–1999 年	13	0.010%	8	0.006%	7	0.001%
2000–2022 年	85	0.014%	0	0.000%	13	0.002%

資料來源：作者統計

由表中數據可以看出，不同時期“所”和“家”的使用頻率都很低，2000至2022年間更是無一例量詞“所”的用例。而內地通用中文發展迅速，“所”“家”“座”以及泛化量詞“個”的使用，均對“間”產生衝擊，“間”與其他計量建築物的量詞之間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關係。在多重因素的影響下，內地及港澳地區對於量詞“間”的使用發生了變化。

綜上所述，量詞“間”在港澳地區的泛化，一方面是對早期現代漢語的傳承，加之“新文化運動”在兩地的影響有限，長期以來語言發展保持穩態；另一方面，則是受粵方言的深刻影響，多使用“間”而不用“所”和“家”等量詞。

5. 結語

文章對量詞“間”進行了跨時間、跨地域的梳理，發現量詞“間”大約在魏晉時期產生，明清時期廣泛應用於計量“房屋”類名詞。港澳地區的量詞“間”在語義泛化後保持穩定，因而具有超強的搭配能力，除了稱說房屋以外，還可以用於“學校”“企業”“銀行”“工廠”等各類單位或機構；而通用中文的量詞“間”則在泛化後又窄化，僅稱量具有單間性質的“房間”類名詞。

量詞“間”從產生，到在不同地區發展出不同的使用面貌，體現出了語言傳承與語言變異的動態平衡。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時間的推移，語言不斷地經歷著變異和變化，這些變異最終可能會成為語言的一部分，從而被傳承下去。在語言傳承的過程中，人們既要保留語言的傳統元素，也要接納新的表達方式，這種動態平衡促進了語言的持續發展。由此，語言是一個動態的系統，會根據社會文化的變化而不斷調整和發展。

鳴謝

本研究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港澳地區多語多文制的歷史與現狀研究（項目號：21AYY009）”以及國家語委“十三五”科研規劃2020年度重大項目“港澳地區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推廣普及研究（項目號：ZDA135-14）”的支持。衷心感謝《中國語文通訊》編輯部及匿名評審專家悉心指正並惠賜卓見，謹申謝忱。

參考文獻

安汝磐等（編）。1993。當代漢語實用詞典。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Rupan An et al. (eds.). 1993. *Dangdai Hanyu Shiyong Cidian*. Beijing: Zhongguo Wuzi Chubanshe.

- 陳明達。1990。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築技術：戰國—北宋。北京：文物出版社。Mingda Chen. 1990. *Zhongguo Gudai Mujiégou Jianzhu Jishu: Zhanguo-Beisong*. Beijing: Wenwu Chubanshe.
- 陳松岑。1999。語言變異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Songcen Chen. 1999. *Yuyan Bianyi Yanjiu*. Guangzhou: Guangdong Jiaoyu Chubanshe.
- 陳小明。2010。粵方言量詞研究。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Xiaoming Chen. 2010. *Yuefangyan Liangci Yanjiu*. Shenyang: Liaoning Daxue Chubanshe.
- 陳學然。2012。“五四在香港”話語的形成與重探。二十一世紀 131。74–86。Hok Yin Chan. 2012. “Wusi zai Xianggang” huayu de xingcheng yu chongtan. *Ershiyi Shiji* 131. 74–86.
- 陳學然。2014。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Hok Yin Chan. 2014. *Wusi zai Xianggang: Zhimin qingjing, minzu zhuyi ji bentu yishi*. Xianggang: Zhonghua Shuju (Xianggang) Youxian Gongsi.
- 火牛奴奴。2018。古代戰爭中的攻城利器。Huoniununu. 2018. *Gudai zhanzheng zhong de gongcheng liqi*.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3262179206017999&wfr=spider&for=pc> (accessed 31 March 2024).
- 蔣紹愚。2006。漢語詞義和詞彙系統的歷史演變初探——以“投”為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84–105。Shaoyu Jiang. 2006. Hanyu ciyi he cihui xitong de lishi yanbian chutan: Yi “tou” wei li. *Beijing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4. 84–105.
- 李劍平（編）。2011。中國古建築名詞圖解辭典。太原：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Jianping Li (ed.). 2011. *Zhongguo Gujianzhu Mingci Tujie Cidian*. Taiyuan: Shanxi Kexue Jishu Chubanshe.
- 李先銀。2002。漢語個體量詞的產生及其原因探討。保定師範專科學校學報 1。64–67。Xianyin Li. 2002. Hanyu geti liangci de chansheng ji qi yuanyin tantao. *Baoding Shifan Zhuanke Xuexiao Xuebao* 1. 64–67.
- 劉大為。1997。流行語的隱喻性語義泛化。漢語學習 4。33–37。Dawei Liu. 1997. Liuxingyu de yinyuxing yuyi fanhua. *Hanyu Xuexi* 4. 33–37.
- 劉熙。2008。釋名疏證補，畢沅（疏證）、王先謙（補）。北京：中華書局。Xi Liu. 2008. *Shiming Shuzheng Bu*, annotated by Yuan Bi, supplemented by Xianqian Wang. Beijing: Zhonghua Shuju.
- 劉子平（編）。2013。漢語量詞大詞典（第一版）。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Ziping Liu (ed.). 2013. *Hanyu Liangci Dacidian, diyi ban*. Shanghai: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
- 歐陽偉然。2024。五四運動與澳門師生。澳門日報，1月26日。Weiran Ouyang. 2024. Wusi yundong yu Aomen shisheng. *Aomen Ribao*, 26 January. 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4-01/26/content_1731221.htm (accessed 20 April 2025).
- 邵敬敏（編）。2021。現代漢語通論精編（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Jingmin Shao (ed.). 2021. *Xiandai Hanyu Tonglun Jingbian, di'er ban*.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 石毓智。2001。表物體形狀的量詞的認知基礎。語言教學與研究 1。34–41。Yuzhi Shi. 2001. Biao wuti xingzhuang de liangci de renzhi jichu.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1. 34–41.
- 石毓智。2010。漢語語法。北京：商務印書館。Yuzhi Shi. 2010. *Hanyu Yufa*.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太田英藏。1951。古代中國の機織技術。史林 34(1-2)。775–789, 774, 836, 883。Ota, Eizo. 1951. Weaving technique of Ancient China. *Shirin* 34(1-2). 775–789, 774, 836, 883.
- 田小琳（編）。2021。全球華語語法·香港卷。北京：商務印書館。Xiaolin Tian (ed.). 2021. *Quanqiu Huayu Yufa: Xianggang Ju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衛乃興。2002。詞語搭配的界定與研究體系。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Naixing Wei. 2002. *Ciyu Dapei de Jieding yu Yanjiu Tixi*. Shanghai: Shanghai Jiaotong Daxue Chubanshe.
- 徐復等（編）。2007。古代漢語大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Fu Xu et al. (eds.). 2007. *Gudai Hanyu Dacidian*. Shanghai: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
- 張勵妍、倪列懷、潘禮美（編）。2018。香港粵語大詞典。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Lai-Yin Cheung, Liehuai Ni & Limei Pan (eds.). 2018. *Xianggang Yueyu Dacidian*. Xianggang: Tiandi Tushu Youxian Gongsì.
- 張十慶。2009。古代建築間架表記的形式與意義。中國建築史論匯刊。109–128。Shiqing Zhang. 2009. Gudai jianzhu jianjia biaoji de xingshi yu yiyi. *Zhongguo Jianzhu Shilun Huikan*. 109–128.
- 張文忠、夏軍。2019。語言文字規範十五講。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Wenzhong Zhang & Jun Xia. 2019. *Yuyan Wenzhi Guifan Shiwu Jiang*. Shanghai: Shanghai Daxue Chubanshe.
- 張誼生。2007。漢語非典型持續體標記“中”和“間”的形成和發展。漢語學報 4。2–14, 95。Yisheng Zhang. 2007. Hanyu feidianxing chixuti biaoji “zhong” he “jian” de xingcheng he fazhan. *Hanyu Xuebao* 4. 2–14, 95.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2016。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北京：商務印書館。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uyan Yanjiusuo Cidian Bianjishi (ed.). 2016. *Xiandai Hanyu Cidian*, diqi b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朱德熙。1982。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Dexi Zhu. 1982. *Yufa Jiangyi*.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祝畹瑾。1992。社會語言學概論。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Wanjin Zhu. 1992. *Shehui Yuyanxue Gailun*. Changsha: Hunan Jiaoyu Chubanshe.
- Labov, William. 1963. The social motivation of a sound change. *WORD* 19(3). 273–309.
- Labov, William. 2001.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 2, *social factors*. Malden, MA & Oxford: Blackwell.
- Labov, William. 200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inreich, Uriel, William Labov & Marvin I. Herzog. 1968. Empirical foundations for a theory of language change. In Winfred P. Lehmann & Yakov Malkiel (eds.), *Directions for historical linguistics*, 95–195.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Language Variation and Transmission: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Measure Word *jiān* and Its Semantic Generalization and Narrowing

Ruoxi Qin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hinese measure word *jiān* demonstrates exceptional collocational ability in the region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where it can be used not only to measure individual rooms like “classrooms”, but also to quantify nouns with holistic architectural entities or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companies”, “schools”, “factories”, and “centres”. This usage differs significantly from the word’s usage in modern standard Chinese.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adopts a corpus-based, data-driven approach to analyze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ary path of *jiān* across time and region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as language continuously evolves, *jiān* has undergone semantic generalization. In Hong Kong and Macao, the broadened usage has stabilized and persisted, whereas it later experienced semantic narrowing in mainland China, resulting in a reduced collocational capacity.

Keywords

Chinese quantifier, *Jiān*, semantic change, semantic generalization, corpus study

通訊地址：海口 瓊山區 海南師範大學 國際教育學院

電郵地址：roseyqin@foxmail.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9月21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5年4月8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5年4月21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5年5月20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5年7月31日